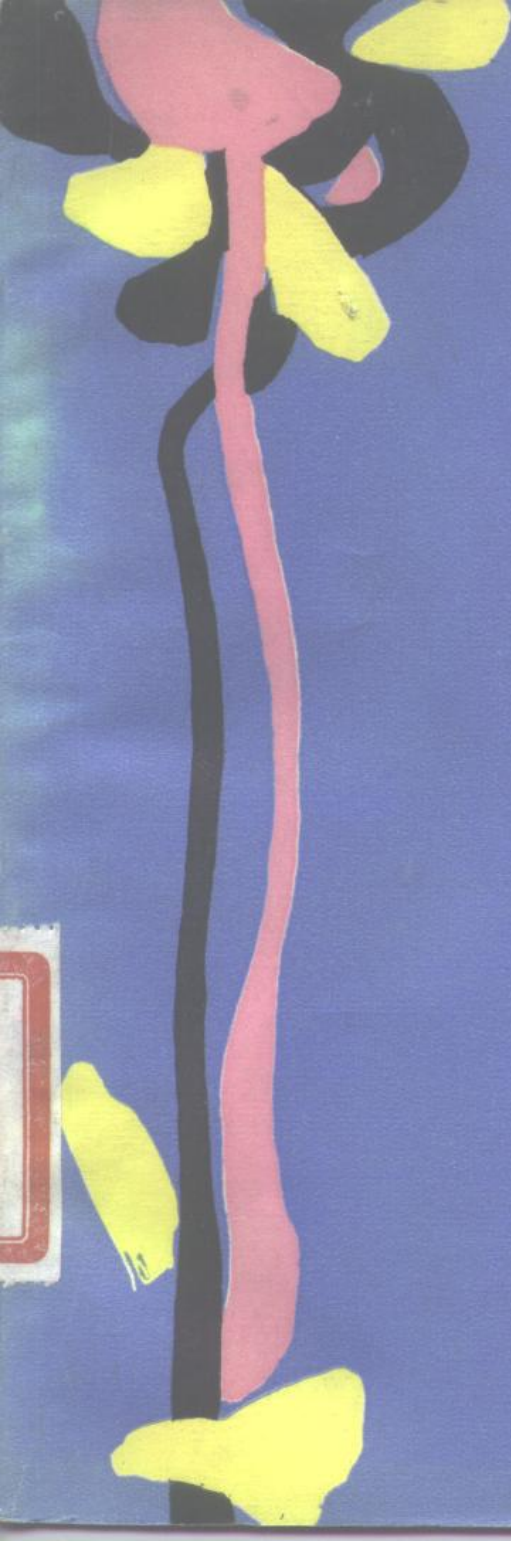


A stylized, abstract illustration of a flower. The flower has a pinkish-red center and several bright yellow petals. A long, thin, pink stem extends downwards from the flower, and a black stem runs parallel to it.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color. The illustration is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.

郭

梦
中
的
记
忆

梦 中 的 记 忆

字 心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肖 荣

封面设计：刘绍荃

梦中的记忆（散文集）

字 心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25 字数：100,000

1981年4月第一版 1981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77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843

定价：0.48元

I262/124

我来到这个地方	1
家风篇	14
他所留下的	30
他所惦记的	41
彭大将军	48
最珍贵的	63
一个耐人寻味的性格	77
梦中的记忆	95
多难识君迟	112
洁 白	125
握 手	134
春华秋实	145
心 声	157
敲 门	167
往前靠	183
嗜 好	194
一生戎马无暇日	200
种上一株苹果树	204
笑 容	212
	223

812705

我来到这个地方

我来到这个地方，然而已经不在他微微抬起右肘，轻轻贴在腹上，或则凝神沉思，或则纵情大笑的生前……

这地方的泥土，这地方的流水，这地方的房屋布局，这地方的蟹黄汤包，于我都是陌生的。然而，无论站立在勺湖之滨还是文渠岸上，无论漫步在梁红玉故里还是吴承恩旧居，我又浮想联翩，倍觉亲切。我一来到这儿，有人就告诉我：远在抗日战争时期，他在武汉接见从这儿出发，走遍半个中国，宣传抗日救国的一支儿童剧团时，就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好呀，他乡遇故知，我也是淮安人呀！好好干，我们一起打回去！”八年过去了，把侵略者赶跑了，但忙于对付独夫民贼蒋介石，他没有机

会回去看看。四年过去了，把蒋家王朝打垮了，但忙于建设新中国，他依然没有机会回去看看。一九六〇年四月，淮安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到了北京，他亲切地接见了，他，问起了勺湖和文通塔，谈到了河下和驸马巷。他沉思地踱到窗前，推开南面的窗户，视线穿过中南海的槐荫，久久地凝望着飞向南边的白云。“我很想回去看看，”他说，“从十二岁离开淮安，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。”关于他对故乡的情意，对故乡的眷恋，我还听到过许许多多的述说，那是十分感人的。

淮安是一座古城，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。因为地处京杭大运河与淮河交叉之处，过去南粮北运，这儿便是必经之地。远在北宋年间，淮安就已盛极一时，所谓“夜入楚家烟，烟中人未眠”，淮安城厢，灯明穿夜，是个名符其实的要埠。战端一起，金戈铁马，奔逐其间，这儿自然又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十二世纪初年，南宋名将梁红玉在黄天荡击鼓退金兵之后，又和丈夫韩世忠在淮安（当时叫楚州）构筑新城抗金，坚持了十年之久。当年城内缺粮，曾以勺湖里的蒲菜充饥。我来到这儿，金秋甫尽，蒲菜上市的季节早已过去，勺湖只剩下一弯碧水。但勺湖岸边的队办工厂里，正用蒲

菜熟透后的老叶，编织着蒲包。这儿虽说不是江南水乡，但是编织蒲包的姑娘们，仍然喜欢打扮，并且酷爱唱歌。她们一面编着笑着，一面说着唱着：

勺湖水清蒲叶多，
手编蒲包心织歌，
唱给亲人好总理，
情长意热暖心窝……

他生前爱听家乡曲，自幼就极爱吃蒲菜。后来说梁红玉以蒲菜作军粮，就发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。他去探望家居农村的乳母时，见饭桌上没搁蒲菜，就跑去屋侧溪边采回一把，自己用盐拌上。乳母阻拦他，说淮地蒲菜只有长在勺湖里的能吃，别的都涩口刺舌。他尝了一撮，果然不假。再次去探望妈妈（他称乳母作妈妈），就从勺湖里挖了几窝蒲菜，移植在她家屋侧的小水洼里。过了一年，移植的蒲菜，因为水土不合变了种，还是涩口难食。妈妈拉起他的手，轻轻拍着他细皮嫩肉的小手板笑了。而他，心里怅然若失，凭添了不少愁烦。

我留在淮安的日子，曾无数次地探视过勺

湖。它的头和尾，与深入城市的文渠相连。这条文渠，引来大运河的清流，贯通淮安城的大道小巷，简直是四通八达的水街。昔年，水街之中，一边走破舟，一边走画舫，一边是蓬头垢面，一边是歌迷酒醉。豪奢与贫困，吃人与被吃，在这条柔弱的细流里，对比就是如此分明。淮安故老，至今还因袭转述：在他生身母亲和过继母亲去世后，因为家道中落，苦于衣食，他整日奔波于典质与借贷途中，曾不止一次地站立桥头，默默地注视文渠流水，一双浓黑的眉峰蹙聚得紧紧的。过继母亲很有学识，在他学话不久，就教他记诵一些饶有兴味但又寓有深意的诗句。象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念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！”象“二月卖新丝，五月粜新谷，医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……”他全都唱得上口了。……望着破船上的苦楚凄凉，听着画艇中的娇声浪笑，这时撞击着他心扉的，正是唐人留下的浸透着血泪的绝唱。而他移迁勺湖蒲菜，试种淮安西浦，只不过在心灵深处，埋藏着一个“试抛赤子心，欲饱天下人”的热望。但是，试种未能成功，热望不可实现，这对他多少是个打击。他曾有好些天徘徊在文通塔下，幻想着出现一个拯救淮

安人民于水火的张果老……

古地淮安，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。我在淮安，就听说过位列八大神仙之一的张果老，划地为塔，堵洪截水，协助渔夫，战胜女妖，免除了淮乡的浩劫。自然，这些色彩浓烈的传说，跟后来的五洲风云一样，曾经使得他神驰意聘，留连忘返。一九一四年十月，他离开故乡两年后，在给刊物著文时，还难以忘怀那些“奇闻怪事”。他写道：“幼时喜闻故事，凡有人能语余以奇闻怪事者，辄绕膝不去，终日听之不倦。”为了听那除妖灭怪的故事，茶可以不喝，饭可以不吃，他真是着迷了。城北的河下镇，是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的故乡。当年，从勺湖坐上扁舟，过北水关，可直通河下。若是从“云水烟波人竞渡”的珠湖登岸，顺着灵王庙前石板上镌刻有莲花的小径向西面斜插过去，便可捷足先至吴承恩的故居——打铜巷。也许，这条路上更富于传奇的色彩吧，他去探赜吴承恩的故居，大都舍舟寻陆，从莲花铺路的小径上飞跑而去的。

其实，吴承恩的故居，他去探望的当年，早已是断壁颓垣，一堆瓦砾。如今，浴着雨露阳光，生意盎然，这片地变成了绿色的菜畦。我

循着他少年时代的脚踪，走到菜畦边上，几个老农正在给有名的盐城大葱壅土。但是他们已经不知道“此地有个吴承恩”了。提起孙悟空，提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，老人们意酣情满，却是数说得眉飞色舞。距菜地仅数十步，便是河下镇的估衣街。淮安驰名的蟹黄汤包老店，就设在街北。这正当螃蟹上市的时令，蟹黄汤包老店扩大铺面，伸延营业时间，乐于此道者，预先订购，按时就坐，都可得到满足。但在一九七六年螃蟹上市的十月，老店门里门外，却是人山人海。人们捺不住了，等不得了，几乎是不约而同的，家家户户买上四只螃蟹，敲开乌黑的壳，掏出蟹黄，蘸上酸醋和姜汁，就这么活剥生吞了。忆及这事，他们余意未尽，相互挑逗，乐得呵呵大笑。

老农们的笑声，他自然听不见了。然而故乡人民的爱与恨，“淮郡人民素称强悍”的性格，他却是异常熟悉和赞赏的。在《敬业》第一期上，他曾以《射阳忆旧》为题，颇为自豪地称自己“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渐习为淮人；耳所闻，目所见，亦无非淮事。”淮郡的土地，淮郡的人文，淮郡的古往今来，淮郡的欢乐辛酸，正如他深所眷念的乳母一样，用宝贵而滋

润的奶汁，无私地哺育过他，唤醒过他。苏北平原的呼啸长风，大运河上的远航征帆，都曾激发他壮美的情怀，立志要有番作为。而坎坷的世道，清贫的家境，又逼使他注视故乡人民的火热水深和啼饥号寒。位于淮安县城中心的镇淮楼上，迄今还保留着一块残缺的“逼租碑”。当他登上古老的楼廓，倚在石栏杆上，放眼云天，回首沉眸，年幼的心灵就会楚楚作痛。早在北宋年间，淮安一代就连绵不绝地发生过农民起义。到了清代中叶，抗租运动风起云涌，席卷淮地。地主阶级只得求助于乡勇和逼租碑。乡勇被起义的农民打垮了，逼租碑也被砸掉了，斗争愈演愈烈，在大运河岸上燃起了势将燎原的大火。满清王朝调来了精锐重兵，终于镇压了这次抗租运动，又立起了象芦竹一样稠密的逼租碑，并且污蔑农民的领袖是什么“刁民”、“恶佃”，把他们的姓名和所谓“罪行”刻在石碑上，妄图长远保存，以儆效尤。但是，斗争并未被扑灭。为数上万的逼租碑，事过不久，或是在大雪天不翼而飞了，或是在深夜里被拦腰斩断了。不过，故乡的土地依然满目疮痍，故乡的黎民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。他为什么紧锁眉峰，回首沉眸？他看到

了，他看到了呵！不断撞击着他的心潮，这时不是落下去了，而是升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有番作为的立志，不是扑腾不定了，而是比较清晰了，比较坚实了。他脚下生风，跑下镇淮楼，闯过喧闹的茶坊酒肆，折进一条现今名叫县东街的小巷。这里有座背北面南的庙宇，门额上刻有“关天培祠”四个大字。进门穿过一眼小天井，便是一座小殿，里边塑有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像，殿门两侧悬挂有一副字体遒劲的挽联——这是关天培于虎门炮台抗击英军，以身殉职后，林则徐送给他的。

六载固金汤，问何时忽坏长城，孤注空教躬尽瘁；

双忠同坎壈，闻异类亦钦伟节，归魂相送面如生。

当年，与关天培一同战死的，还有游击麦廷章，所以叫做“双忠同坎壈”。战前，关军严阵以待，士气民气俱旺，怎奈亲赴广东督阵的直隶总督琦善，早奉清王朝密令屈辱议和，拒不发送援兵，以致全军覆没，关天培力战而绝。后来，在血泊中仅寻得他一条大腿送返淮

安，所以叫做“孤注空教躬尽瘁”。

淮安故老相传，我们这位情肠火热的少年，从镇淮楼下来，沉默地走进关天培祠，站下来凝视着这副鲜血浇成的对联。

过了三十年，一九三九年三月，他历尽艰险回到祖籍绍兴，每当谈及团结抗战的主张，还常常提到这副对联。逗留绍兴那段日子，常有人请他题词。一次，勉励大家要“从孤岛生涯中认识故园”，勿忘革命英烈鉴湖女侠（秋瑾）之遗风和民族英雄关天培的气节，然后舒臂挥笔，在一张雪白的宣纸上，落下了两行我们极为熟悉的墨迹：

冲过钱塘江，

收复杭嘉湖。

今天，他登临过的镇淮楼，一洗昔日的荒芜破败，展露出雄健新姿。在它的文物展览室里，除了逼租碑的残肢，还保存着完整的最近出土的石斧、石镑、石凿和石刀。这是从淮安县宋集公社青莲大队掘出的，距今已有四五千年，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，已定名为“青莲岗文化”。站在镇淮楼上，纵望辽阔的海天，遥

想古老的过去。路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！然而从故乡迈出的第一步，从“生于斯，长于斯”的土地上迈出的第一步，总是长久地让人记挂的。

他十二岁离开淮安，大运河的帆船送他到了遥远的地方。“为了中华之崛起”，他奔出校园，踏上了天津的街头；他奔出国门，踏上了异国的土地。为了实现共产主义，他从上海到广东，从南昌到瑞金，从遵义到延安，从红岩到梅园，征尘满身，步履矫捷，从中南海走向五洲四海……。他的视野越来越广阔，壮志越来越充实。然而，他没有忘记迈出第一步的地方。对地阔天高的故乡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！

燕子声声里，
相思又一年。

两地相思，一年一年过去了。突然喜讯传来淮安：他在上海开会快要结束，打算回来看看。虽说隔年节还远，各家各户扫净庭院，擦亮玻璃窗，炸出了又香又脆的茶馓，准备了又白又嫩的蒲菜。临了，他让秘书向故乡人民表示

歉意，因为毛主席有急事在北京等着他，“少小离家老大不回”，他又得改变归期了。次日上午，淮安城里，十室十空，大家走出门来，站在宽阔的街道上，举手齐眉，遥望远天，等着他的座机经过。浩瀚的云际，传来嗡嗡响声。近了，近了，飞机象一只银燕一样，可又煞是有情，降低高度，在淮安上空盘旋开来。淮安风习，喜事满三。但是只转了一圈，飞机猛地升高，直指北方，毅然飞走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他那时正在审阅文件，忽觉航向改变，忙问明究竟，严肃地责备了机组同志。

“毛主席等着我们呵！”

他望着窗外翻腾的云海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淮安和北京，人民和领袖，只好暂时不能统一了。

大雁南飞，带回归期，这是唯一的一次，也是最后的一次。万里东风，征程不止，从此再无有他探望故乡的讯息。我碰见的淮安人，提及这事，无不引为极大的憾事。后来，我去到一个编写《总理与淮安》的作者家里，在他写自一九七六年白花盛开的三月，迄今尚未竟稿的纸卷上，读到了下边一段文字，我的感情也顿时变得深沉起来。

“……望着变幻的白云，淮乡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。好总理呵，故乡人民想念您呵！您几次问询到的勺湖，睡莲开了又谢了，蒲菜绿了又黄了，总是得不到您确切的归期。您走了六十多年，那是两万多天，五十余万个小时呵，家乡人民等着您，难道您就抽不出一时半刻的功夫？为此，家乡父老啧有烦言，计议给您送一张大字报。但是，……而今，噩耗飞来，故乡人民只剩下一线希望：您的骨灰撒遍祖国大地，撒遍江河湖海，能有一星半粒飞回家乡，落入您生前无限依恋的勺湖？……”

我读到这里，心中象塞入了一块铅。我的眼前，星腾月跃，不断涌现出他一生的睿智，一生的胆识，一生的辛劳，一生的征程，一生的战绩，和那洁白无疵的心怀。他真没有飞回家乡么？不，他飞回来了，并同家乡的土地、流水、人民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了。我从遥远的四川来到这里，明年当他的故居开放之后，不是还有更多的人，上千上万的人，从更为遥远的地方，从祖国的北疆南国，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么？到这里来的人，将会跟我一样，早就知道

他，早就敬仰他，早就热爱他，早就熟悉他的丰功，熟悉他的品格，熟悉他的身形面庞，熟悉他的步态手势，然而还是要长途跋涉，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……

这是为什么？在即将结束来淮安的日程的前夕，我反复思索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千里之行始于脚下，鹏程万里终归是从第一步开头的。五洲宾朋，纷至沓来，就是来寻踪觅迹，拜谒淮安这个圣洁的摇篮，探求第一步——那最可宝贵的脚踪呵！

物质不灭，精神长存。我要留言编写《总理与淮安》的作者：淮安人民深深怀念的巨人，终于回来了。他回到了勺湖，回到了淮乡，回到了北国南疆，回到了四海五洲。不，他本来就没有去，本来就在寰宇之中，永远永远和我们在一起。

他需要人民，人民需要他。

是啊，他怎么会离开我们，他怎么能离开我们？

1978年11月离开淮安前夜